

> 故里

爬山树下念乡愁

□ 杨树荣

在宾川鸡足山脚下,我们村子的中央,静静伫立着一棵苍劲古老的大青树,村里人都叫它爬山树。它如一把撑开千年的巨伞,枝繁叶茂,浓荫匝地,默默庇佑着一方水土,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乡亲,早已成为村庄最沉默最深沉的图腾。

春风拂过山野,暖阳穿过层层叠叠的枝叶,在地上投下细碎而温柔的光斑。树枝上鸟鸣清脆,似一串叮咚作响的玉铃,随风起落。我静静伫立在爬山树下,指尖轻轻抚过粗糙皲裂却无比熟悉的树皮,纹路间藏着岁月的风霜,也藏着我半生的记忆。一触之间,那些被时光悄悄珍藏的往事,便如春水漫溢,一幕幕涌上心头。

爬山树下,是我童年最澄澈无忧的天地。那时的我们,总爱三五成群,在树下追逐嬉闹。过家家、捉迷藏、打游击,清脆的欢笑声顺着枝叶飘向云端,融进风里,藏进一圈圈细密的年轮里。那时,树是我们的乐园,风是耳边的歌谣,时光慢得像树下静静流淌的清泉,清澈安宁。

这里,也是老人们守护孩童最温暖的角落。记忆里,总有几位老人,背着、抱着、牵着年幼的孙辈,在树下轻声闲谈,话着家常,眉间尽是慈祥与安然。我的孩子,也曾是在这爬山树下,被母亲一日日哄大、一天天看大的。树影婆娑,光影流转,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就在这无言的绿荫里悄悄延续。

难忘那段朴素而又热烈的岁月,爬山树还是全村人聚会议事的中心。白日里,乡亲们田间耕作,辛劳奔波;夜幕降临时,一声哨响,男女老少便从各家各户赶来,或坐或蹲或站,围聚在大树之下。队长讲生产、说政策、聊村规,人声温和,灯火朦

胧,连高大的爬山树,都似在静静侧耳,倾听着村庄最真实的烟火与故事。

更难忘火把节时的欢腾。那些年,整座村庄的热闹,都聚集在这棵爬山树下。赛马的青年扬鞭出发,马蹄踏过尘土,意气风发;夜幕降临,一支支火把次第点燃,火光冲天,映红了半边夜空,也映亮了一张张淳朴欢喜的脸。笑声、歌声交织在一起,连爬山树的枝叶都似在随风起舞,共同见证着村庄最热烈、最滚烫的喜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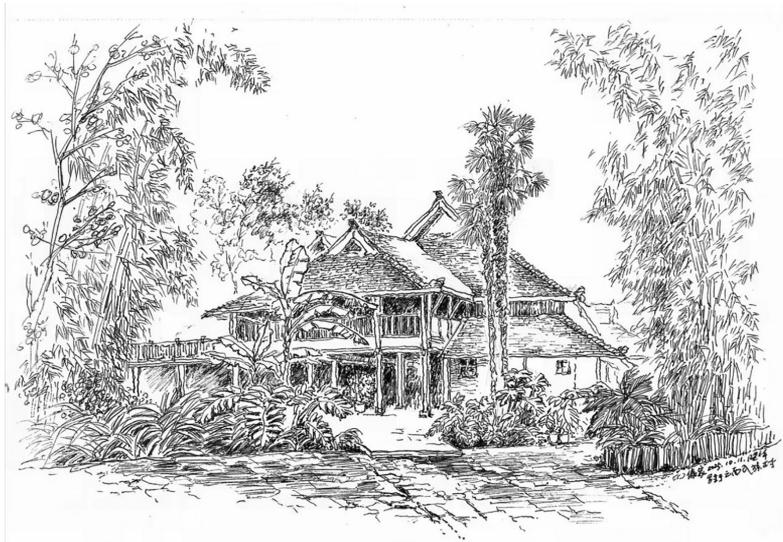
时光匆匆,弹指几十年,岁月悄然换了人间。爬山树依旧苍翠挺拔,枝繁叶茂,静静守着村庄,守着一方烟火。如今我再归故里,常牵着年幼的孙女在树下漫步,看落叶生,听风声鸟鸣,只是树下的光景,早已悄然改变。

昔日空旷的场地旁,早已开起了一家温馨雅致的民宿客栈,“爬山树”“清馨”

“漫屋林苑”“水云间”等等,名字诗意如画,生意红火兴旺。树下新修了古色古香的知止亭,楹联雅致隽永:“此地倚灵山,祈福也,知足常乐;斯亭有真意,至善焉,顺其自然。”一梁一柱,皆藏乡情,成为乡人歇脚闲谈、静心小憩的好去处。

只是不知从何时起,树下悠闲停留的人,渐渐少了。细细想来,心中便慢慢释然,家乡早已旧貌换新颜,村容整洁明亮,背靠灵山鸡足山,文旅兴盛,家家户户忙着经营生计,日子越过越红火,越过越踏实。

爬山树下,虽然少了几分往日的喧闹,却多了一份兴旺。那些远去的旧时光,那些温暖的陪伴、热烈的岁月,都化作我心底最柔软的乡愁。面对乡亲们日新月异的美好生活,我那些藏在枝叶间的思念,那些刻在年轮里的牵挂,终将在今后的时光里温柔绵长。



《傣族人家》(钢笔画) 唐晓华 作

> 游记

元江的暖

□ 张玉梅

在北方的寒冷中,我将目光投向南方,投向彩云之巅,投向北回归线附近的城市,寻找太阳转身后所留下的暖。云南元江县具备温暖的所有条件。

从西安乘铁飞机至昆明,又坐高铁奔元江。公交车早已等候,交五元车费上车。山路十八弯,忽上忽下,山连绵,路多弯,疑是山无尽,路无头,哪里有城?元江在何方?

忽见一湾河水浑黄,浩浩荡荡,名曰元江。从西北方向奔袭而来,劈山穿岭,凭一己之力冲出一片绿意平原,借此歇息南行。哪料想,哈尼族、傣族、彝族先祖占据此地,升起遍地炊烟,这里成了世外桃源。环顾群山重叠蜿蜒,山做沿儿,地平如底,仿若盆,人车来来往往,既无海南之酷热,亦无北方寒意,真正一片暖阳在城间。

当日,下榻元江大酒店。酒店位于红旗路上,楼高十余层,前有千年酸角古树,后有一方池塘临凤凰路,池塘所在地名为莲池公园,水上曲桥回廊,隔池中水为黄绿各半,公园入口处,左为名将许名臣纪念碑,右立酒店石牌很醒目。酒店房价,人均一百元,管住、管吃、管喝茶,还有专车去红河谷热海沐浴。方知元江有多处温泉,既有豪华高档的,又有自然出露,供民沐浴的。此城温暖,蕴一城花香,甚喜,享城中之暖,赏满城花影,嗅闻澧兰沅芷

之香,闲听百鸟歌唱。

此时,正值粉色羊蹄甲花盛开,满树粉嫩,独占风光;又有三角梅招摇怒放,耀眼夺目;一品红,火艳浓烈,像一面猎猎战旗,迎风招展;火焰花,宛如高擎的火炬,熊熊燃烧;黄莺花一株一株点缀在干热河谷;炮仗花一串串,攀树走檐,在屋前树上肆意妄为;唯有茉莉花不屑风光地,在绿叶陪衬下素雅地开着白花,托风儿送出淡淡的清香。这些花构成了一幅暖暖的画面。元江的花说不清也数不完,就连那黄色的犹如向日葵的野山花,都一山坡一山坡地绽放;还有那高傲,满身是刺的热带河谷所特有的标志性植物仙人掌也绽出一朵朵的黄花,一身的花仙之骨。更惊人的是,元江河东西景色竟有着天壤之别,西岸的石膏林带,折射着不同色彩;元江河谷东岸,于高山之上,竟有一片半米深的金黄草原,名为萨瓦纳草原,微风吹过,金色草浪绵延,于草原之上可见少有的绿树,英姿飒爽,站在树下四顾,一座座青山巍峨,真是鬼斧神工,造出如此草原——与周围格格不入,仿佛一头金毛雄狮卧在元江东岸,守护着这里的一草一木,一花一果,一城烟火。青山下的塬上还有大片的芒果、菠萝、荔枝等经济林。

有花必有果。闲来无事,乘便车游荡,高桥座座连通南北,桥下满眼绿叠翠,毫无冬的身影。曼来的柠檬,一树树花

开,还挂着零星的绿果,那绿中仿佛真有一滴滴酸涩的浓汁浸出;再看打炭村的枣,一蓬蓬,要用铁架扶起,摘一遍又一遍,好像永远都摘不尽,卖不完;木瓜挤挤挨挨挂在树干上,我真担心,风会吹落,雨会打落;高大的芭蕉树,伸出巨大的巴掌护着成串芭蕉,这还不够,果农又为那串串芭蕉套上蓝色的薄膜袋,以护其周全,一串足有一米多高,碧绿的芭蕉林像长着蓝色的眼睛,注视着这五彩河谷。从田间走向城里,路过农贸市场,各色水果摆满筐,上满架。我也着实过足嘴瘾,上午吃百香果,下午吃酸角,天天变花样,还嫌不过瘾,打包寄回家乡,一箱两箱十几箱,送给亲人来品尝,将元江的暖意传递到四面八方。

县城里,走大街逛小巷,奇花异树一行行,天宝路、凤凰路名字浪漫在天上,文化路和澧江路到处都是人间烟火气息。三米一个洗手台,五百米之内有厕所。阳光洒满整个城市,旅居人群吹拉弹唱。为留住外来客,政府拆除高围墙,大院里任游客随意来往,政府还开放了大食堂,为各地客人送上喷香的饭菜,园园食堂自助十元以上能吃好,小芳的小店十元以内吃饱,六七元的米线随便吃,遍地烧烤不用找。钱多可去大酒店,钱少租住也安好。星河夜市、创业园,吸引在外的孩子把乡返。这怎是一个“暖”字了得。

> 诗苑

我在三月等你
(外一首)

□ 张义

春风早恋
醒了三月的桃花
弄响了檐下那只
风铃

田野中的诗
开始着句
父亲用力地
挖出意境

蹄声在草原响起
羊群吃着草
喂肥了
马年

等

我在等
那一山的冰雪融化
汇入谷底的溪流
将山巅的风、虫鸣和鸟声
有关山里人的消息
捎去城市、大海

我等
春天的种子
和妈妈套着近乎
把泥土的脸面
擦了又擦,洗了又洗
季节长出新绿

我在等
年味的余香
在机场,醉了一群天空的鸟
轻轨,吻着城市的高楼
大巴,饱览一路风景
轿车,开着音响陪伴

等
所有的喜悦
让孩子带到校园
一些秘密
锁进衣柜
等
村口那棵梧桐树
在春风中絮叨

我等
出租车按响招客的喇叭
小商贩吼出叫卖的吆喝
馆子里,划拳的声音开始较劲
广场来了大妈蹦迪
8D影院开张大吉
金弹子树下一对男女热恋

我等
万物复苏
春天
开景